

VIRGINIA WOOLF

A WRITER'S LIFE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

林德尔·戈登 著 *Lyndall Gordon*

伍厚恺 译

Wu Houkai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cation House

林德尔·戈登 著

Lyndall Gordon

弗吉尼亚·伍尔夫

—— 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

伍厚恺 译

Wu Houkai

2000年·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吉尼亚·伍尔夫/(英)林德尔·戈登(L. Gordon)著;
伍厚恺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9
ISBN 7-220-05107-7

I. 弗... II. ①林...②伍... III. 伍尔夫,
IV. (1882-1941) —评传 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002 号

本书获作者 Lyndall Gordon 中国大陆唯一授权

FUJINIYA WUERFU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

[英]林德尔·戈登 著

伍厚恺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庄学君
周靖明
杨潮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所印刷厂(电话:028-5184233)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3

插 页

4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220-05107-7/K·677

定 价

25.00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译本前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是英国现代著名作家, 她不仅是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 也是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随笔作家, 并且是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的一位先驱者。

弗吉尼亚·伍尔夫于 1882 年 1 月 25 日出生于伦敦肯辛顿区的一个文学世家。父亲莱斯利·斯蒂芬 (Leslie Stephen, 1832 - 1904) 是著名评论家和传记作家, 曾主编《英国名人传记辞典》和《康希尔杂志》。她虽然没有同兄弟一起就读于剑桥大学那样的著名学府, 但从家庭的丰富藏书获取了广博的学识, 更受到父亲的潜心教诲和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 因此具有极高的教养, 少女时代即开始了文学习作。

1904 年父亲去世后, 兄妹们迁至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区。剑桥大学一批才华卓绝、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常到他们家聚会, 形成了现代英国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这一团体不仅倡导新的文化思想和现代文学艺术观, 而且对维多利亚时代保守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体制进行全面的批判, 成为 20 世纪英国进步思想的重要策源地。

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04年便开始在《卫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书评，并进行长篇小说《出航》的写作。1912年弗吉尼亚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伦纳德·伍尔夫结婚，并成立霍加斯出版社。由此她进入了约30年的创作丰盛期，完成了《夜与日》（1919）、《雅各的房间》（1922）、《达罗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奥兰多》（1928）、《海浪》（1931）、《岁月》（1937）、《幕间》（1941）等重要小说，出版了《自己的房间》（1929）、《三个基尼》（1938）等论著和《普通读者》等评论集。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895年母亲朱莉亚去世后曾陷于抑郁症和精神崩溃，此后又数度发作，可以说终生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和折磨。1941年初她又感觉到“疯狂”的征兆，遂于3月28日在萨塞克斯郡的罗德梅尔乡间寓所附近的乌斯河自溺。

在我国，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是现代西方文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广大读者对她也有浓厚兴趣，但至今还没有翻译出版过国外学者撰写的高质量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评传，这不能不是一种缺憾。我们选择了这部著作加以介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篇幅适中，但更因为它是一部声望很高的专著，在1984年初版后又于1991年增订再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作者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是著名学者和传记作家，英国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研究员，其著作曾多次获奖。尤其重要的是这部评传颇具特色，正如其副题“一个作家的生命”所显示的，它固然包含了十分丰富的资料，但并不以叙述生平或记载逸事为主，而是努力寻觅作家生命的成长轨迹，描绘其心灵历程。为此，本书“在生活 and 著作之间进行来回反复的印证”，通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创作和评论、随笔、日记、书信、回忆录等

大量著述来透视其人生经历和内心体验。换个角度看，本书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核心思想和代表作所作的许多细腻而深入的剖析，又堪称见解独到的专题评论。

因译者水平所限，译文难免有粗疏乃至错误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伍厚恺

2000年2月8日于川大竹林村蜗居

缩略语表*

所引证弗吉尼亚·伍尔夫著作，除特别声明者外，均系伦敦霍加斯出版社版和美国 HBJ 出版公司版。页码号根据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首次统一版本——即她本人的编定本——以及其他所有书籍的英文版本。

- AROO 《自己的房间》
- BA 《幕间》
- BERG 亨利·W. 和阿伯特·A·伯格资料集，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伦诺克斯，以及蒂尔登基金会。
- BG 《布卢姆斯伯里：回忆录、评论与批评资料集》，S·P·罗森鲍姆编辑，多伦多大学，克鲁姆·赫尔姆，1975年。
- CE 《随笔集》1-4卷。这是伦纳德·伍尔夫1966-1967年所编版本，收入了他和妻子为1925-1958年间出版的6个单卷本所选的随笔。
- Diary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1-5卷，安妮·奥利维尔·贝尔主编，安德鲁·麦克尼利助编，1977-1984年。
- EJ 《热情的艺徒：弗吉尼亚·伍尔夫早期日记》，米切尔·A·利斯卡编，1990年。

* 原著注释中对经常引证的书籍采用书名缩写加页码的方式，其中经常涉及的人名也使用缩写。译本对此类注释保留原有形式，兹将原著缩略语表译出，以便参考。

- Essays 《弗吉尼亚·伍尔夫随笔集》1-6卷,安德鲁·麦克尼利编,1986-1990年代。此为全编本。
- JR 《雅各的房间》
- JS 朱莉亚·斯蒂芬
- Letters 《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1-6卷,奈杰尔·尼科尔森主编,乔安妮·特劳特曼助编,1975-1980年。
- LH 《到灯塔去》
- LS 莱斯利·斯蒂芬
- LW 伦纳德·伍尔夫
伦纳德·伍尔夫的5卷《自传》,HBJ出版公司;霍加斯出版社。
- LW, i 《播种:1880-1904》,1960年。
- LW, ii 《成长:1904-1911》,1961年。
- LW, iii 《重新开始:1911-1918》,1964年。
- LW, iv 《江河日下:1919-1939》,1967年。
- LW, v 《旅程重于终点:1939-1969》,1969年。
- LWL 《伦纳德·伍尔夫书信集》,弗雷德里克·斯波茨编,伦敦:韦登菲尔与尼科尔森公司,1989年。
- MB 《存在的瞬间:未发表的自传作品》,珍妮·舒尔坎德编,萨塞克斯大学,1979;HBJ出版公司,1977年。
- MHP 《僧舍文件》,萨塞克斯大学。MHP A为传记手稿;MHP B为文学手稿。
- Mrs. D 《达罗卫夫人》
- MSS.BA 《幕间》草稿,包括诗歌手稿。以《波因茨宅:〈幕间〉的早期和后期打字稿》为题出版,米切尔·A·利斯卡编,纽约大学,1983年。
- MSS.D 《达罗卫夫人》手稿,不列颠图书馆,附录51044-6, i-iii.
- MS.LH 《到灯塔去》手稿,苏珊·狄克编,多伦多大学,1982年;霍加斯出版社,1983年。
- MS.Par 一部“小说-随笔”作品的草稿,部分成为《岁月》的内容。

以《帕吉特家族》为题出版，米切尔·A·利斯卡编，纽约公共图书馆，1977年；霍加斯出版社，1978年。

MSS.VO 《出航》的5份手稿和打字稿。亨利·W和阿伯特·A·伯格资料集。（一份早期草稿以《梅林布罗西亚》为题出版，路易斯·A·德萨尔沃编，纽约公共图书馆，1982年。

MSS.W 《海浪：两份手稿》，J·W·格雷厄姆编，多伦多大学；霍加斯出版社，1976年。

QB 昆廷·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传》1-2卷，霍加斯出版社；HBJ出版公司，1972年。

RN 《弗吉尼亚·伍尔夫读书笔记》，布伦达·R·西尔弗编，普林斯顿大学，1983年。

SF 《弗吉尼亚·伍尔夫短篇小说全集》，苏珊·狄克编，第二版，1989年。

TG 《三个基尼》

TLS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VB 范尼莎·贝尔

VO 《出航》

VW 弗吉尼亚·伍尔夫

W 《海浪》

目 录

译本前言	(1)
缩略语表	(1)
维多利亚时代的典范	(1)
1. 生命有个根基	(3)
2. 最可爱的男人	(24)
3. 一幅家庭画像	(39)
艺术训练	(57)
4. 黑暗的二十年	(59)
5. 关于疯狂问题	(71)
6. 一个女人的教育	(95)
7. 出航	(128)
生命的构成	(159)
8. 自由与友谊	(161)
9. 爱的磨难	(186)
10. 逆反的历史	(227)
11. 创造艺术家	(249)
12. 生命的标本	(288)
13. 生命历程	(333)
14. 公众之声	(353)

1. 生命有个根基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①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以两种持久的记忆为根基的：北康沃尔海岸和她的父母。一天凌晨，她躺在圣·艾维斯的家庭夏季度假地的儿童室里，听见“海浪的拍击声，一，二，一，二……在一幅黄色窗帘背后”。她躺在她那温暖的床上，半睡半醒，倾听着海浪的韵律，并在风吹起窗帘时看见一道转瞬即逝的亮光，从而领略到“我所能想象到的最纯洁的狂喜”。^②许多年以后，她要让那海浪的韵律响彻她最伟大的著作——《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和《海浪》(The Waves)。海浪的涌起和碎裂将代表着生存及其终结的最大可能性。

弗吉尼亚·伍尔夫生于1882年，取名为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③，是维多利亚时代两位特出不凡的人——朱莉亚和莱斯利·斯蒂芬的第三个孩子，对于他们，她发现自己很难说出其中

①② MB, p.64-5.

③ 一个女作家因婚姻而改姓，而且使用这同一姓氏的男人们自身也很著名，这使人觉得很难称呼她。因此，单独使用其本名“弗吉尼亚”常常很方便，不过凡是按作者身份指称她时都用她在自己著作上的署名“弗吉尼亚·伍尔夫”。(原注)

维多利亚时代的典范

哪一位更卓越一些。对于海浪的记忆一定开始得很早；对于父母的记忆则属于另外一类，这种记忆不仅是属于感官的，而且是属于分析性智力的。它们进入弗吉尼亚的意识焦点是在8岁或10岁的时候。她父亲是个性情怪僻的登山爱好者，也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家，他在智力上的那种折磨人的诚实态度既使他的孩子们感到恐惧，又使他们头脑活跃。她母亲则为困苦贫病的人们履行一种耗费心血的使命，以实际可行的智慧和敏锐细腻的同人心来照看他们。

朱莉亚·斯蒂芬有一幅不太清晰的照片，那是她大约在1894年同4个较小的孩子一起读书的情景。弗吉尼亚那张躲躲闪闪的脸显得很长，说不上匀称，她的骨骼瘦削而纤弱，专注的眼睛下缘就像一对梨似的浑圆。照片显露出孩子们全神贯注时那种完美的静谧气氛。30多年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到灯塔去》里记录下了一场相似的情景。当那位母亲拉姆齐夫人在高声朗读时，她看见一个儿子的眼光暗淡了，看见一个女儿被某个富于想象力的词吸引住了，于是得出结论：“他们将来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了。”^①

朱莉亚·斯蒂芬是往昔维多利亚时代最引人注意的人物，而那个往昔时代正是她的女儿试图重新建造和保存的。朱莉亚于1895年去世，随即是1897年她前一次婚姻留下的女儿斯特拉的去世，接下来又是1904年莱斯利·斯蒂芬的去世和1906年一个儿子索比的去世。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弗吉尼亚的青年时代，并使它与她一生的其余部分鲜明地区别开来。“生命的全部恐惧紧压着我的双眼。”死者萦绕纠缠着她的想象：“……鬼魂在我脑海里那么古怪地改变着模样；就像是些活着的人，随着你

① LH. p.94.

所听见的他们的说话声而变化。”^①——她 55 岁时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作为一个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牢牢地抓住过去，抓住以越来越清晰的声音讲话的鬼魂，或许它们比那些就在她身边活着的人还更真实。当死者的声音激励着她去想象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时，它们就会使她疯狂，不过当它们受到控制时，便成为小说的材料。随着每一次亲人的死亡，她对往昔的感受就增长一点。她的小说就是对这些消逝事物的回响。“……往昔是美丽的”，她说，“因为人绝不能在当时就弄明白一种感情。它后来才扩展开来，所以我们对于当前不会有完满的感受，只有对往昔才行。”^②在记忆里经过充实之后，死者便能获得最后的定形；生者是未定形的，就像她本人一样还处于塑造过程之中，不过这也并不阻拦她在想象中去赋予他们形状。她把她所爱的人——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丈夫——转变为具有固定姿态的人物，从而使之活得更长久。

这本传记将追溯她对这些记忆的创造性反应。她在创造力最强盛的时候并不希望详尽地研究死亡本身，而是想描绘出经久不衰的人物画像。这些画像并不像照片：她会将她的对象变形，以使个人记忆适合于某种历史的或普遍的范型。无私的拉姆齐夫人是以弗吉尼亚对母亲的记忆为基础的，但又加以了变形，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的典型，当她给孩子朗读的时候乃是母性的典范。按照这种方式，弗吉尼亚·伍尔夫使死者复活并在纸上使之不朽，就像《到灯塔去》里的女画家莉丽·布里斯科在画布上使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不朽了一样。

^① *Diary*, iv (17/3/1932), p.83.

^② *Diary*, iii (18/3/1925), p.5.

弗吉尼亚·伍尔夫给予公众的印象，是她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坚决主张文学的现代性；直到60年代这个形象才转变为另一种具有部分真实性的形象：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个女权主义者，她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既然透过她的全部作品（包括手稿）可能会看到她的这种种形象，那么很清楚的是，她作为现代小说女祭司的那个阶段是相当短暂的；而且她的女权主义论争也是试图重写而不是抛弃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模式。她在回顾往昔中寻找她的写作原型，若要对她的写作事业加以部分的界定，可以根据她的回忆活动和对往昔的敏锐感觉，尤其是与19世纪所保持的联系。她的写作事业也可以部分地借助她对“匿名”的渴望来加以描述，这在临近她写作生涯结束时更为明显可见。它是从现代作家自觉的优越感向微贱无名者尤其是妇女的生活转移，在妇女的生活中她找到了一种与强权、与头上戴着黄金茶壶的帝王们的历史相对立的历史。

艺术是重要的，妇女的命运也是重要的，不过美学的试验与论争只是她努力执著于未知事物的副产物。“我心中有个焦躁不宁的求索者，”^①她在日记中写道。驱使着她工作的力量，正是这种高于一切的求索精神，而非具体目标。叶芝^②看出对每个人来说都存在着“某个场景，某次冒险……那是他秘密生活的意象”。弗吉尼亚·伍尔夫心中反复呈现的意象则是一次寻求发现的航程，或者是潜伏在海浪中的隐没的鱼鳍。“为什么在生命中没有一次发现呢？”她在上面那句话之后接着写道。“有没有某种东西，人可以把手放在上面并说‘这就是它吗？’……我对生命中存在着某种东西怀有强烈而充满惊讶的感觉。”每天下午，当她

^① *Diary*, iii (27/2/1926), p.62.

^② 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 1939) ——著名爱尔兰诗人和剧作家。(译注)

作长时间散步时，伦敦本身总会像“未经探索的土地”召唤着她。她并不在自我陶醉的意识之流上漂浮；她是一个好奇的探索者，追随着伊丽莎白时代的航海者或者达尔文的足迹，力图要了解她所说的“人类处境的无限奇特性”。

弗吉尼亚·伍尔夫铸造并捍卫了现代小说，并留下了近 4000 封书信和 30 卷日记。没有哪个作家的生平能有如此全面的文献记载。然而，一位女作家的形象仍然让人捉摸不定——而且情况总是必然如此，因为对一个人生命的理解是没有止境的。作为布卢姆斯伯里进步艺术团体的一位领袖人物和一个作家，她展示出不同的色彩，随不同的交往者而有所区别。“这是多么奇怪，”她曾承认道：“我会有这么多个自我。”^① 不过她总是让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形象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她告诉过一个朋友：“我必须私人化的，秘密的，尽可能地隐匿无名和湮没无闻，以便进行写作。”^②

人们所看见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布卢姆斯伯里的生活，她那众所周知的狂放奇想和随之发作的精神疾病，以及将一个身患残疾的上流社会女士、一具缺乏性感的躯体、一个遁世退隐的高贵审美家混为一体的种种传说，已经被人们无穷尽地重复过了。其中当然存在着铸造成她作品的种种隐秘事实：童年时代的记忆，奇特的教育，火山般猛烈爆发的疯狂，不同寻常的婚姻。将她那些更丰富的回忆聚合在一起，就可以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找出压倒一切的证据，这与她公众生活中为人所熟知的事实并行不悖但又迥然不同。当她本人在《海浪》的草稿里分析作家的生命

① *Diary*, iv (4/7/1935), p. 329.

② *Letters*, vi (17/9/1938), p. 272.

维多利亚时代的典范

时，她提到在公众的自我和私下的自我之间——“在外在自我和内在自我之间”——有“某种不可避免的^①不一致”。^①外在的事实当然存在，可是它们只能作为我们揭示她的创造性侧面的一种支撑物。

这样才能展示出一个作家的生命。昆廷·贝尔^②在他那部权威传记中怀着堪称典范的热忱，对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家族的一员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等等作了精确的叙述。这部传记则将更加注重她的著作，并援引其他不同来源的资料：未完成的回忆录，小说的草稿，以及她在世时未发表的一些著述，例如确定她创作事业方向的早期作品《一个小说家的回忆录》和她最后的未完成的论著《阿依》。

“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个秘密，”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③这番话说得有些刻意夸张，但是就她的情况而言，就她的小说与她最珍视的体验紧密相关而言，却再真实不过了。“我疑惑，”她问自己，“我是不是……在写自传而将它称之为小说？”^④小说当然要夸张和选择，因此要从作品反过去读出生活是一件很棘手的任务，不过她的某些小说倘若跟日记和回忆录放到一起看，倒确实记录下了她的生命发生转折的明确时刻。我将努力追溯这些线索，从而按照弗吉尼亚·伍尔夫看她自己那样来看她，而不是按照她在别人眼中显示的模样来看她。她相信生命中只存在着为数不多的那种至关重要的瞬间。在大多数人的人生

① MSS.W, p.157.

② 昆廷·贝尔 (Quentin Bell) 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范尼莎与克莱夫·贝尔之子，著有《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译注)

③ 《奥兰多》，pp.189-90。(原注)

④ *Diary*, ii (14/1/1920), p.7.

中，它们可能会被想象成这样：“从那个时刻起我们借以确定人生的一切发轫了。”而她本人呢，却总是十分留意那种“盲目的”瞬间，并将它记载了下来。她发现，这是被一种“接受震撼的能力”^①所决定的。那些震撼，静默的、不可见的，乃是生命的骨架，然而它们——她补充道——常常被遗漏了。为了按照这些“震撼”发生的自身顺序来进行追溯，我在引述著作时将不依照它们出版时间的先后顺序。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只有写作才能构成“我存在的综合体”。^②她在大约 35 年中每天都要写作。她的大多数作品——包括笔记、草稿、未完成的速写、早期日记甚至读书计划——都留存了下来，不过它们当中有许多并未与正式确立的著作综合起来，从而准确地界定她的写作努力的性质。她难以让我们进行寻常的归类，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众传媒尤其倾向于坚持给她贴上“疯女人”和“势利女人”之类方便的标签，然而这不过是在回避问题而已。我的目标并不是在本书里引述她的每部作品，而是要显示出她生平经历的总体形态。为了看到它的统一连贯性，我将追溯弗吉尼亚·伍尔夫潜藏于小说中的生命观。她曾反复提到生命的高峰点并不是出生、婚姻和死亡这些传统的标志物，而是被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事件掩藏着。她 1921 年的日记回顾了 1890 年 8 月里一个普通的夏日，以及大海的声音和在花园中的孩子们，并总结说她的整个生命都“建立在那上面，被它所弥漫：我根本没法解释它达到了怎样的程度。”^③

我通过三个阶段来考察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生。第一个阶段是童年的情景——地点、人物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风习——这些

① MB, p. 72.

② *Diary*, iv (31/5/1933), p. 161.

③ *Diary*, ii (22/3/1921), p. 103.